

重添校正蜀本書林事類韻會

九

重添校正蜀本書林事類韻會卷第八十二上

去聲

漾上

養

無妄卦

望

朔望

柴望

旦望 周公

四望 附望 祀門

宰相 餘見 下卷

養修已養之大

後漢劉平傳序三特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志本樂之道也調氣以和聲樂之

成也崇養以致行孝之累也義養甘菽東鄰之牲夫患木菽之薄也

干祿以求養者是以耻祿親也存誠以盡孝積而祿厚上謹

身節用

以孝養父母注身恭謹則遠耻辱用節養則致其樂

孝者能養

子曰今之無以養不敬何以別乎注以之所養乃其權並孝經

曾子直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

孝者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

順是故孝子之事親有三道焉

上孝養志

下孝養體曾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

離婁上行信於心而感於人

推至誠以為行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

能以孝養也

○事親養志為大

後漢傳序

○養堂

晉虞潭母孫氏年九十餘加金章

中

○朱仁軌隱居養親誨

子弟以讓

無妄無妄育萬物

易无妄卦象曰天下雷行物與

可以妄物皆不敢妄然後萬物乃天下雷行上剛自外來

無妄

動而健

乾

剛中而應

大亨

以正

天之命也注威剛方正私欲不行向可以妄使有妄之道滅

邪之道消矣動而愈健則剛直之道通矣剛中而應則齊明之德

柔邪之道消剛直之道通齊明之德著

匪正有眚 其不利有攸往無妄之往復則不妄矣

受之以無妄有無妄然後 **巽宮** 四世卦

望氣在望則昏明正 史曆先王之正時也復端於始辛正於

皆正也 **月半君巡牲** 祭義君召牛而卜之吉君皮弁素積朔

五而盈 三五而 **相與為衡** 分天之中謂 **分天中** 上日

月相望 是時鷓火中 **終魄于東** 月未望則載于

也揚五百 **效太陰** 望於弦 **歷數網紀** 弦望伏見者 **課**

弦望於兩儀 並晉 **餘見朔望門**

朔望黃帝迎日 史五帝本紀 **師傳朝朔望** 前漢蕭望之傳制詔御史國之

朔望未來而推 **師傳朝朔望** 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

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 **舉終定朔望** 乃定

之爵閔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望朔 **正始成德** 朔晦

東西立暑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 **正始成德** 朔晦

四方 **日月同分** 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

始弦為繩墨望成 **日月同分** 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

君德前李尋傳 **會衡** 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變生

天之中謂之望 **會衡** 望一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

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流 **復端舉正** 先王之政時也

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後漢律志 **復端舉正** 於始

於中復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注韋昭曰謂正歷

必先稱端始也若十一月朔旦冬至也氣在望中則曰昏明皆正

也史 **日完其朔月不掩望** 注日在朔月食在望今日月

曆書 **日完其朔月不掩望** 朔望皆全也選顏延年詩

紫望巡守祭紫望 周頌詩邁 **方嶽之下告至之祭**

也 **歌時邁** 時邁詩者巡狩告祭紫望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

祭為紫望之禮紫祭昊天望祭山川 **方嶽之下告至之祭**

巡守而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也 **方嶽之下告至之祭**

祭昊天 **山川** **王者盛事** **懷柔百神** 謂告祭之事

柴王祭天經不言天百神以天為 **舜巡**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

宗其文可以兼之矣並時邁疏 **燔秩** 上神示 **神示** 天神地 **裡埋**

血起貴氣臭也並大宗伯大祀小祀肆師立太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注大祀天地小祀山川

用牲上 大告武成書

旦望文武憑旦望之力魏高柔疏成湯杖阿衡之左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

相良輔股肱師輔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營立曲阜武王封功臣謀士而師尚

父為首封尚父於魯並周紀四聖維成王 在前在左

並見四聖門予有亂臣十人賢聖 齊魯有餘化並見齊門

四聖 附望 祀門

宰相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于天道

故為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大常祭於地利故使為稟者稟給

開稟 蒼龍辯于東方故使為士師士師即司空也祝融辯于南

方故使為司徒謂主徒眾使農務大封辯于西方故使為司馬

主兵馬 后土辯于北方故使為李李獄官也取吏象水平也左傳昔高

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号蒼舒隤歆禱戴大

臨奄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

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

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

民謂之八元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以其舉十六

相去四凶也書云伊尹相湯伐桀又曰推尹躬暨湯咸有德克享天心受天明

命仲虺湯左相太甲既立不明不惠於阿衡阿衡伊尹之

計傳說高宗夢得巖之野推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紉

汝作霖雨若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此弗視地厥

足用傷又曰若作酒醴爾為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

辜佑我列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耳俾阿衡專美有商前漢

百官表云相國丞相也相助也承 皆秦官金印紫綬掌

丞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荀悅曰秦平欠國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

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孝惠高

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有兩長史秩

千石張湯為御史大夫始嚴助薦朱買臣俱倚中買用事湯尚為

誅之買臣怨湯及湯行丞相事而買臣自九卿坐法免官復為丞

相長史又右內史王朝濟南相邊通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

史今謀告湯陰事湯上書曰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師古

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此云三者蓋以守者非正負也哀

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

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田仁為丞相長史上書言

倚中貴人與三公親屬无所畏憚仁既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

漢吏誅死武帝以仁為能不畏強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

舊儀云丞相有疾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丞相有疾

大夫三朝問起居百寮亦然後漢三公疾令中黃門問疾魏晉即黃門郎尤重者或侍中及瘳視事尚書

令若光祿大夫賜以養牛上尊酒稻米一斛得酒一斗為

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顏師古曰稷即黍也中尊

者巨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淳之異為上中下矣非必

繫米也有天地太變天下太過則以病聞有天下大變天

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

道丞相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若丞相不勝

任使者策書駕駱馬即時布衣步出府免為庶人右丞相有

作過奉策駕駱馬駮即步出府乘棧車牡馬歸田里思過凡

丞相府門無闌不設鈐鼓言其大開無節限後漢

廢丞相及御史大夫而以三公綜理眾務則復為宰

相矣前代丞相有倉頭守宜祿至漢代有所闕至于中牟以後

白即扣閤呼宜祿遂以為常闌魚列反前

事歸臺閣則尚書官為機行之任矣自此三公之前

職備真而已漢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

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

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

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

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上以問張禹禹以為然於是上賜曲陽侯王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俸如丞相以備三公官議者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後哀帝時朱博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龔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曆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丞

八十二上

司

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可罷復置御史大夫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哀帝從之廼更拜博為御史大夫魏志建安十二年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以公為丞相十六年天子命公世子不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副丞相延康元年又以華歆為相國文帝受禪黃初元年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晉職官制建安十三年罷漢台司更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用兼端按孫吳劉蜀多依漢制晉武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為太傅王祥為大保司馬望為大尉何曾為司徒荀顛為司空石苞為大司馬陳騫為大將軍世所謂八公同辰摯事雲附鳳者也又職官志曰晉受魏禪並不置丞相相國自惠帝之後省置無恒為之者趙王倫梁王彤成都王穎南陽王保王敦王導之徒皆非復尋常人臣之職故自魏

晉已來至于江左宰相或以佗官參掌機密或委知

政事則是以無有常官其相國丞相或為贈官或則

不置其真為宰相者不居此官魏文帝以劉放為中書監

孫資為中書令並掌機密

晉以荀勗為中書監侍中毗贊朝政東晉庾亮代王導為中書監

及王敦李宏加亮左衛將軍又假節都督東征諸軍事及平轉護

軍將軍始帝疾篤以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庾亮給事中使中

書令大石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眾亮任

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後出鎮武昌王導薨亮為司徒錄尚書

事亮固辭既而亮弟冰自會稽內史入為中書監是時王導新喪

人情恐懼亮既固辭不入眾望歸冰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吝

夙夜賓禮明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又郭浩為建

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參綜朝權又謝安為尚書僕射吏部加後將

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為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

導進拜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又宋文帝時劉湛王華王曇

首躬景仁並為侍中帝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

難繼劉湛嘗居外任會王華王曇首相繼卒領軍將軍景仁以

時賢零落白文帝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

一旦居前意甚憤憤常曰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

代功曹爾湛南陽人也故有是言又何劭容為尚書令職隆任重

專預機密而凌於學術晉宋已來宰相皆文武自選劭容獨勤庶

務貪怪為時所嗤鄙也又褚彥回仕宋歷吏部尚書侍中右衛彥

回美儀只善容止俯仰進退盛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速因使莫不

延首目送之文帝嘗歎曰褚彥回能逢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以

方何平叔案此以上則掌機密總朝權後魏舊制有大將軍

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正光以後始俱置之然

而尤重門下官多以侍中為樞密之任北齊持朝政

者亦多為侍中後周大象宰亦其任也其後亦置左

右丞相及楊堅為大丞相遂罷左右丞相隋有內史

納言是為宰相亦有佗官參與焉侍中為納言中唐侍

中中書令是真宰相舊制宰相嘗於門下省議事謂

之政事堂永淳三年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平章事高

宗

永享元年黃門侍郎郭待宰兵部侍郎岑長倩中書侍郎郭正一

吏部尚書魏玄同並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

政事崔知溫曰待宰等歷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

等同名稱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遂以平章為名

中書門下三品高祖初即位授李績左僕射故事左右僕射各

一人侍中中書令各一人為正宰相至勳授僕

射以南省務疏於北省始帶同三品者但釐尚書省務而已開

元十年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亦改

印政事筆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司有所申覆皆更議

不言可否陸贄請準故牽黃犬出上蔡東門計二十餘年

竟并天下尊秦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及二世即位聽高之請

使高按斯下微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自負於同有功實無

反心乃從獄中上書趙高使吏弃去并奏曰囚安得上書於具具

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顛謂子曰吾與你

復一得乎父子相哭而夷三族蕭何功居第一漢五年已殺

位論功行封上以蕭何功最盛先封為鄼侯功臣皆曰蕭何未嘗

有汗馬之功時持文墨議論又論位次皆曰曹參身被七十創攻

城略地功最多且第一鄂秋曰曹參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

事耳夫上與楚相拒五歲失軍亡眾逃身勝者數矣然蕭何當從

關中遣軍補其缺非上所詔召而數萬眾會上之絕者數矣

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之陸

下雖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五世之功也今雖無曹

參等百數何缺於漢又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

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乃令賜何帶劍履上殿入朝

不越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須待鄂君乃益得明封

鄂秋為遵畫一之法蕭何薨曹參聞之告舍人趁治行吾曰入

平安侯遵畫一之法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又始微時與蕭何

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將死所推賢惟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

所變更遵何之約束釋郡國吏長木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

除為丞相史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方飲酒卿大夫

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來者皆欲有所言至者參輒飲以酒

度之欲有所言者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惠帝怪相國不

治事乃令參子中大夫屈從容諫參又怒而答之二百帝讓參又

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能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

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

也自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

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國三年薨百姓歌之曰蕭何為

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初高祖崩

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臨視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對曰知

臣莫若君帝曰曹參何如何平勃合謀誅諸呂呂太后崩陳

平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審食其其免相文帝卒以為相大尉勃親

以兵謀呂氏功多平勃讓勃位乃謝病文帝初立怪平勃問之平

曰高帝時勃功不如呂及誅呂氏臣功不如勃願以丞相讓勃於

是乃以大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勃為左丞相位第二賜千金

千斤封三千戶注云卒皆也言文問決獄錢穀事漢文帝既益

帝以平勃俱舊呂有功皆欲為相問決獄錢穀事漢文帝既益

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

謝不知汗出浹背愧不能對上亦問左右相平平曰陛下即問決

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曰陛下不知其驚下吏得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撫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又欲強對耶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速矣居頃之勃謝免相而平遷王陵 王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左丞相呂轉為右丞相遷王陵 太后欲廢陵乃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權陵怒謝病免杜 至丞相封侯 公孫弘無爵乃封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 三公布被 汲黯曰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丞相封自弘始也 東閣 武帝方興功業屢幸賢良公孫弘向見為謙讓愈益厚之 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洪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依食俸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無遠近雖佯與善後竟報其過殺王父偃徙董仲舒皆弘力也弘為丞相御史六年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各館立虛而已至賀屈氂時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博謹復然相位其餘 治春秋為丞相 儒林傳曰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盡伏誅 百而公孫弘 李士麋然鄉風 尊上公謂之宰 聞國家之興尊

上而游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攜老

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赴在輿為下

母翟方進字子威家世微賤年十二三失父孤孑給事太守府為

乃西至京師受經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方進後為丞

相公黎請託不行郡國持法深刻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

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闓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

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 災異 翟方

童相綏和三年春焚惑守心方進憂不知所出會郎賈罷善為星

上言大臣當之上乃召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策云云方進

即自 乞骸骨 公孫弘嘗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乃

慮壹精神輔以醫藥因賜牛 不滿萬錢不移書 漢薛宣為丞

酒雜帛數月病瘳視事也 為 上相 陸賈謂平曰足下為 持祿保位 漢書孔光傳贊

公孫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之成康衡張禹程方進孔光平當馬

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醜籍可

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 旬歲閱三相 罷相退閭里

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丞傳太后旨妄奏事自殺以

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為丞相數諫諍忤旨旬歲間閱三相

議者皆以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日食徵光詣公車問日食事書奏上說拜光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遂復為丞相上乃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

者免傳嘉為朕人歸故鄉丞相致仕韋賢字長孺年七十餘為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家賜弟一區丞相為相五歲以老病乞

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郭魯談曰遺子黃金滿籩不如教

子一 **韋平父子** 平當自子思為丞相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

以肺腑為相 田蚡孝景皇后同母弟也武帝即位以舅封武安侯蚡新欲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欲以傾魏其諸

將相及為丞相上初即位蚡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王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

亦欲除吏蚡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

恨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

故私撓由此滋驕治宅甲諸弟田園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

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柄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珍物狗馬玩

好不可勝數注旃旗也通帛曰旃曲旗借也蘇林**好儒術** 寶嬰

曰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許慎曰旃曲旗借也蘇林**好儒術** 寶嬰

孫為丞相田蚡為太尉嬰蚡俱一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魏

臧為郎中令師古曰推轂謂并薦之夫王若轉車轂之易 **魏**

相 字弱翁為丞相特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而

相總領眾職甚稱上意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

之相為人嚴毅不知吉寬 **公府不按吏** 丙吉字少卿代魏相為丞相性寬大

吉終不按驗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

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按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

嘗從吉出醉吐丞相車茵曹主吏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

使此人將何所容而曹忍 **問牛喘** 丙吉嘗出逢羣鬪有死傷橫

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 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

牛牛喘吐舌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掾吏怪之問吉曰民

相鬪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歲竟丞相課殿最行賞罰而已

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執恐牛近行用暑故喘三 **知人** 丙吉疾篤

公典調陰陽職當憂也掾吏乃服以吉知大躰 丙吉疾篤

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

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

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寬太僕陳万年事後母孝博厚備於行此

三人皆能在臣右唯上宗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

大夫黃霸為丞相後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

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

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 **丙魏** 魏相丙吉傳曰近觀漢相高

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祖開基蕭曾為宰相宣中興

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於行事豈虛乎哉 **不受印綬** 公孫

子叔代石慶為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李

蔡嚴青翟趙周三人以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

弘拜為丞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

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

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聞其故賀旬月取宰相

曰主上賢明百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

車千秋本姓田氏千秋為高寢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

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人

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大感悟召見千秋

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數

月遂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閱閱

功勞時以一言寤意一

奴單于問曰聞漢新封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

于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導

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及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

入宮殿中故當軸處中漢書贊曰車丞相履伊呂之列

號曰車丞相

用可專制者蔡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兒似老嫗

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行步僂偻常兩吏扶持乃行時大將軍霍光秉政

選賢苟用可專制者申屠嘉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

相嘉為人廉直不受私謁自嘉死後陶青劉舍及武帝時薛澤嚴

青翟趙周皆以列侯繼踵踵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

明功名蕭曹起刀筆吏班固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

著世者蕭曹起刀筆吏錄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

何以信謹守官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

廿八十二上

各位冠羣后嗚施後漢伊周周勃為布衣時鄒黻庸人至登輔

世錄猶碌碌也伊周何曹參相舍後園近吏舍吏飲酒歌呼從吏惡之乃請

其盛哉曹參相舍後園近吏舍吏飲酒歌呼從吏惡之乃請

酒張坐飲之亦歌呼與相和公孫弘食貨志弘以春秋之宰相

參見人有細過掩覆蓋之公孫弘義繩臣下取漢相

器何武初為郎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朱穆論曰田蚡

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勢引方進之言夫以

韓程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為一孤

士前漢書天子以韓安國為國器拜御史大夫丞相田蚡薨安國

行丞相事又程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儒雅綠飾法律

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故言名宰田蚡親貴用事韓安國為

梁王大傳坐法失官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為言太后即召以

為北地都尉程方進獨為丞相淳于長元后姊子封定陵侯以能謀

議為九卿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

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韓安國所推舉且廉士安國字長孺

臣又素重之為隱諱韓安國所推舉且廉士安國字長孺

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嗜於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

於已者於梁奉壺遂威固郵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稱慕之惟

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

奉引墮車蹇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視之蹇甚乃更以薛澤為丞

相安國數月愈上復以為中尉自海瀕登宰相外戚恩澤侯表

注曰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蹇先後官用能為次序後嗣恭已遵業舊臣繼踵居位至于孝武元

功宿將略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技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

寵以列侯之爵又詔曰漢興已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

于相位弘子度嗣爵後坐法失侯表德載義所以率俗厲行

其賜弘度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此平帝元始中詔徵用

儒生漢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薛廣德韋賢康衡也知宰相

之分何敞曰昔陳平生於征伐之世猶各得其位昂星精

王子年拾遺記漢太上皇徵時遊豐沛山澤之中寓居窮谷裏有

治鑄太上皇問曰此鑄何器工人曰為天子鑄劍若得要間佩刀

雜鑄而治即成神器可以克定天下為輔位以殲三猾木

衰火盛此為興兆太上皇曰余有此物名為上首其利難僞遂解

投炉中俄而壘燭衝天白日為之盡晦及劍成授上皇上皇以賜

高祖長佩於身殲殘三猾定天下鈞命決云蕭何為一頂羽

陳勝胡亥為三猾周為木請乞骸骨韋賢張禹為丞相並一人

德漢叶火位此其徵也老一賜金百斤

主師漢蔡義以能為韓詩徵待詔上召見義說詩甚悅之擢為

議者以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專制者光文之謂人口邵平

以為一當為宰相何謂云云此語不可使天下聞

弔蕭何陳豨反上自將兵至邯鄲而韓信謀反翼中呂后蕭

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軍皆賀邵平獨吊邵平者故秦東陵

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東陵瓜邵平

始也平謂何禍自此始也上曝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彼矢石之

自海瀕登宰相

為民請上林中空地

買田宅必居窮僻

孔光

昂星精

知宰相

昂星精

知宰相

知宰相

知宰相

知宰相

知宰相

知宰相

知宰相

知宰相

知宰相

知宰相

知宰相

知宰相

知宰相

知宰相

知宰相

知宰相

漢相

王商代匡衡為丞相商為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

麟閣

魏相丙吉事 絳侯非社稷臣 文帝時丞相絳侯朝罷趨

謀陰德

丞相陳平為高祖謀呂出六奇歎曰我多陰謀道家之

將相不對理

陳寬 哀帝初封董賢又益封爵士丞相王

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

使人詣廷尉嘉繫獄二 故曰重問

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

出朱 貳王而理天下 王符

後漢書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二朱買

功 百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

須景風封功臣後

後漢和帝三 年詔曰高祖

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

出朱 貳王而理天下 王符

後漢書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二朱買

功 百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

須景風封功臣後

後漢和帝三 年詔曰高祖

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

出朱 貳王而理天下 王符

後漢書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二朱買

功 百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

須景風封功臣後

後漢和帝三 年詔曰高祖

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

出朱 貳王而理天下 王符

後漢書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二朱買

功 百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

須景風封功臣後

後漢和帝三 年詔曰高祖

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

出朱 貳王而理天下 王符

後漢書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二朱買

功 百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

須景風封功臣後

後漢和帝三 年詔曰高祖

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

出朱 貳王而理天下 王符

後漢書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二朱買

功 百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

須景風封功臣後

後漢和帝三 年詔曰高祖

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

出朱 貳王而理天下 王符

後漢書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二朱買

功 百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

須景風封功臣後

後漢和帝三 年詔曰高祖

違戾光武溫數世之失權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已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注云臺閣謂尚書

德 楊震傳曰震為上相抗直方繼踵宰相任千戶 朱博為丞相

相未滿一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競託高虛** 即顛曰服眩良哉

疾自逸彼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速**柱石** 凱諫

孫皓曰宰相國**立學** 元帝初渡江王導上書以古者取才用士

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之士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納之

蕭何 曰卿吾之蕭何**仲父** 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帝

尤委任号**安晉祚** 謝安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簡文帝疾篤相

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

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温坦之流汗沾

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請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

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坦之

與安齊名至是**破符堅** 晉時符堅疆甚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

所在剋捷堅率眾号百丈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

安遂命駕出山野親朋畢集安與玄圍其賭別墅安常其劣於玄

是日玄懼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

游步至夜乃還指授將師各當其任玄等既破符堅有驛書至安

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牀上子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荅

云小兒輩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暮喪不廢樂** 謝安

甚不覺寢齒之折其矯指鎮物如此也

音樂自弟百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

中外子姪往來遊集肴饌亦**夢乘相温輿** 謝安病篤謂所親

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

常擢不全今忽夢乘温輿者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温輿者

代其位也十六里止十六年矣白雞主酉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

矣尋**舉人望** 晉元帝初至下邳請王導為安東司馬及從鎮建

觀禊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

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詩曰今九州分裂大業

草創急於得人顧榮賀循此士之望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

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

百姓**比管夷吾** 晉國既建以王導為丞相時相彛初過江見

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拜** 王導受遺輔

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風流** 王導受遺輔

見導每拜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皇恐言中書作語則曰敬問於是以為定制曰後元正導入帝猶為之興焉

相王儉曰江左一宰相志王儉少便有一賦詩

及生子曰玄成取賓客盈門度時祖儉行宰相一見陳曰

復在此矣褚彥回南史上問何敬容曰少少過十年有賄賂不交

語何敬容梁武時為尚書令專預機密敬容明達勤於簿領而拙

勤庶務貪恪為時咄鄙五貴隋煬帝時右光祿大夫蘇威拜

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減賊數以奏隋大業末

復至于論功行賞蘇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命時君平盜蜂起郡縣

有奏詣闕者又訶詰使令大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剋捷遂至

敗亂為物議所譏及唐太宗平王世充威請謁見且稱老病不能

拜起上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相輔政亂不能斥救遂令品物塗炭

君弒國亡見李密王世充拜伏舞外人杜口不敢以賊聞煬

帝重虞世基之才親禮甚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等並參朝政

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曰盛請發兵屯洛口倉君以備不虞

帝不從但答曰卿是書生定猶儒法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不可

諫又以高顓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諂取容不致悟

意盜賊日其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聞數敗有告敗者乃抑損表

狀不以實聞嘗遣太僕卿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

聞帝歎曰我不聞賊頓如此義臣列降賊何多也世基曰鼠竊雖

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閩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

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文越王侗遣大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

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眾數萬圍逼京都賊人據倉城內無食若

陛下速還還烏合必散不然東郡決沒矣因殺數鳴咽帝為改容世

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此所言善達何緣得至

帝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隋誅

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

高穎天下稱究隋宰相高穎事文帝煬帝兩朝穎有文武大

賢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皆穎所薦各盡

其用為一代名臣自餘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

野推服物無異義時政昇平穎之力也論者以為真規模元

宰相及煬帝誅之天下莫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

齡杜如晦共掌朝政至於臺閣盧攜鄭畋爭論王巢事草

王仙芝陷荆襄宋威討之其眾散過江表天子以高駢前鎮鄂軍

民畏服仙芝徒黨鄂人也故授駢京口節鉞以招懷之前後累捷

賊南趨嶺表朝廷深倚賴之既而黃巢賊合仙芝殘黨復陷湖南

湖西南州郡眾号百萬巢據廣州求天下節鉞朝廷議欲以南海節

鉞授之宰相盧攜與駢素善以駢前在浙西已立討賊之効今方

集諸道之師於淮南不宜舍賊以弱士心鄭畋議且宜假賊方領

以紓難二人爭論於朝以至言辭不遜由是兩罷之駢方得持兵

柄聞朝義異同心頗不平之廣明九年夏黃巢之黨自嶺表北趨

盧攜鄭畋爭論王巢事

草

賊

元

房

朝

義

異

同

心

頗

不

平

之

廣

明

九

年

夏

黃

巢

之

黨

自

嶺

表

北

趨

江淮由采石渡江張麟勒兵天長欲擊之駢怨朝議有不附已者
欲賊蹤橫河洛今朝廷聳振則從而誅之大將軍畢師鐸曰若不
據津要以擊之中原陷覆必矣駢駭然即今出將有愛將呂用之
曰相公勳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間言賊若蕩平則威望震
主功居不賞公安稅駕邪為公良畫莫若觀釁自求多福
駢深然之乃止諸將但握兵保境而已其年冬賊陷河洛
房瑄

與賀蘭進明不叶挫其權致陷河南
相進明時為御史大夫瑄奏用進明為彭城太守河南節度使兼
御史大夫代嗣號王臣復用靈昌太守許叔冀為進明都知兵馬
使亦兼御史大夫重其官以制進明號王受代之時蓋將部曲而
行所留者棟退羸兵叔冀恃部下精銳又各名位等於進明自謂匹
敵不受進明節制故張巡自雖陽遣南霽雲乞師進明不敢分兵
懼叔冀見襲兩相觀望坐視危亡致河南郡邑為墟由執政之乖
經制也

伴食宰相
盧懷慎開元中遷黃門監與紫微令姚崇對
掌樞密懷慎自以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
之時人謂之

除吏多涉親故
元載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
中書主事卓倩李榮輩用事勢

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載小者自倩榮四方賈貨賄求官者
道路相屬靡不稱遂而去於是大壞綱紀及元載敗楊綰尋卒常
袞當國杜絕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雖權勢與匹夫等非以詞
賦登科者莫得進用雖賄賂稍絕然无所甄異故賢愚同帶及崔
祐甫代袞薦延推卒日除數十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職幾八百
員多稱允當上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擬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

奏曰臣頻奉聖旨令臣進擬庶僚進擬必須詣其才行若與其
相識方可粗詰若素不知間何由知其言行獲謗之由實在於此
上以姚宋史曰曰開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國忠而亂李
為然姚宋與夫齊以任管仲照朋友豎貂易牙亦何異哉

吉甫求人於裴洎
夕感恩出涕謂裴洎曰吉甫自尚書郎流

落落遠地十餘年方歸便入禁署今纔滿歲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
相之職宜選擇賢俊今則權然莫知能否則多精鑿今之才傑為
我言之唯取筆疏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月之
盧杞姦邪宰相

草制亦執奏之乃改澧州別駕上謂李勉曰衆人皆言
朕何不知勉對曰天下人私第接士
皆知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奸邪也

多令金吾伺察密奏宰相不敢於私第見賓客及裴度輔政以羣
賊未誅宜接奇士共為籌畫乃請於私居接延賓客憲宗許之自
是天下賢俊得以効計議於
平淮西

丞相接士於私第由度請也
平淮西
憲宗以吳元濟未平詔羣
臣多言罷兵赦罪為便獨裴度言賊不可赦然國家聚兵海右四
年度支供餉不勝其幣請將玩寇相視未有成功上亦病之宰相
李逢吉王涯等欲罷兵獨度无言帝問之對曰臣請身自督誓不
與此賊皆全於是授度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涯西宣尉
招討更置使詔出度以韓弘為淮西行營都統不欲

更為招討請祇稱宣尉處置使詔從之遂平海西
身繫國之

安危

裴度始自書生以辟策中科選數年之間翔泳清切逢時

問亂臣賊子畜銳喪氣揮度之威稜狀兒不踰中人而風彩俊奕

應對雄辯觀聽者為之聳然時有奉使絕域者四夷君長必問度

之年幾幾何狀兒孰以天子用否其威名播於遠俗為華夷畏服

也如具時威望德業過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李暉與平章昭度並拜

不肖皆推度為首為士君子愛重**哭白麻**唐李暉與平章昭度並拜

曰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掠其麻哭之奏云李暉姦邪挾附權

幸以忝享士不合為宰相時宰相薛昭緯與度及礫素不相協密

遣崇魯**張東之**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

且之矣**張東之**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

荆州長史張東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則天乃召之為洛州司

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一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為秋官侍郎

矣對曰臣薦之為相也今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為秋官侍郎

及姚元之射赴靈武則天命舉外司甚為宰相者元曰一一沈

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唯陛下急**杜景儉**為鳳閣侍郎

用之則天登時召見拜之為相且八十矣**杜景儉**為鳳閣侍郎

平章事則天嘗以季秋內出梨花一枝示宰相曰是何祥也諸宰

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陰

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為我今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臣恐下布教

施令有虧典與禮臣等忝為宰相助天理物而不知臣之罪也則天

曰卿真**元稹**與中人交結長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之日朝野无

宰相也**元稹**不輕笑後罷相浙東廉察回會宰相王播蒼卒而卒

積大為路岐經管相**房杜**唐太宗以房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

位出鎮武昌而卒**房杜**能籌之及如晦在焉竟以玄齡之策蓋

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相須而成俾无悔事初

太宗義師至渭北房玄齡杖策謁軍門太宗一見如舊相識引為

謀主**牛僧孺**唐書初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

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為斯養竊盜乃命使至其家閱

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納賂之所唯於僧孺官側朱書曰

某月日送一侍郎物若干不受即附訖穆宗**壞白麻**唐李甘字

案簿其悅居元何議命相帶首可一一之名**壞白麻**唐李甘字

御史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輿既作相注亦求入中書甘昌言於

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而後文藝注乃何人敢茲叨竊白麻

若出吾必壞之會李訓亦惡注之所求相**關播罷相**德宗幸奉

注之事竟寢訓不獲已貶其封州司馬**關播罷相**德宗幸奉

並貶黜一尚知政事中外囂然以為不可蓋播在位欽往取容

而巳事決於盧杞也既而播亦一一政刑部尚書太常卿韋儉於

朝堂嗚咽而言曰宰相不能彌諸啓沃**人心自化**唐楊綰字公

使天下至一於此尚為尚書可痛心哉**人心自化**唐楊綰字公

之望及拜相詔出朝野相賀綰質性直廉車服儉朴居廟堂未數

日一即一毀一御史中丞崔寬劾綰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也家富於

財寬即日毀一御史中丞崔寬劾綰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也家富於

樂咸散五分之二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駟馭百餘亦即自

減損車騎其餘望風移風若此**罷肉厨食**常衣為相每日出內

者不可勝數其餘望風移風若此**罷肉厨食**常衣為相每日出內

罷肉厨食常衣為相每日出內

罷肉厨食常衣為相每日出內

罷肉厨食常衣為相每日出內

罷肉厨食常衣為相每日出內

食十數人哀時請罷之迄今便為故事又將固讓堂封同列以為
不可而止議者以為厚祿重賜所以優賢崇國政也以哀當辭位
不宜辭祿食政事堂後門蓋宰相時中書舍人院咨訪復太平
政事以自廣也哀又塞絕其門以示尊大不相往來

崔祐甫為相謀獻啟沃多所弘益
天下以為復貞觀開元之太平
貞元中左僕射平章事賈

耽以王叔文用事稱疾歸第鄭珣瑜亦稱疾不起二

相比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
諸宰相方會食於中書故事百
寮無敢通見者王叔文召直省

令報直省懼入白韋執誼起迎就其閣語時杜佑高郢鄭珣瑜皆
停節已侍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云與之同食佑郢心知不可
畏不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與此乎顧
獻無逸圖初得

宋璟姚崇為相夙夜孜孜致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无逸一篇為
圖以獻玄宗置之內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故任賢戒慾心歸冲
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壞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无座右
箴規又姦臣用事天寶之世稍倦于勤王道於斯缺矣
悼楊

官揚縮夢上震悼久之詔百官就第弔喪仍宣
塗詔使河中節度

錢千方賂遺權倖來兼宰相李藩與權德輿奉密旨曰王鐸可兼
宰相宜即撥來番遂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
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兼相字耶藩曰勢諫誅王工
上命士

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曰又暮何假別作奏諫誅王工
上命士

工為帶有一勝誤墜地壞二者十六人私以錢穀數万市玉以補壞
者及獻上即旨其所補者曰此勝光彩何不相類工人叩頭伏罪
上怒令於京兆府各決重杖家死詔至中書宰相柳渾執奏曰陛
下若便殺則已若下有司即須議讞以誤傷乘輿器服杖六十餘
十五人並
李石之鎮靜太和九年十二月使田全操劉行深
釋放之

百官朝退倉皇散市人叫謀塵念四起一鄭覃在中書人吏
稍散覃曰且宜出去石曰事勢不可知但宜堅坐鎮之若宰相亦
走則中外亂矣石視簿書沛然自若京城无賴之徒皆戎服執兵
伏北望關門以俟變內使連催閉皇城門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
其徒立望先門下謂中使曰假如有賊閉門不晚請徐觀其變無
宜自弱晡晚方定是日苟非石一君賞之禦海幾將亂矣

仇士良之害李石開成三年正月十五日宰相李石自親仁
矢繼破膚馬逸而回蓋已伏坊門揮刀斫石斷馬尾竟以馬逸得
還私第上聞之駭愕遣中使撫問是日京師大恐常參官入朝者
九人而已旬日方安石拜章辭位者三乃授京南節度使李訓之
亂人情危迫天子起石於常僚之中付之衡柄石以身徇國不顧
患難振奉朝綱國威再復而中官仇士良切齒惡之而不疑宰

相文宗以杜琮領度支稱職欲加戶部尚書因紫宸言之陳夷行
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代天理物上下无疑所以致太平
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職事皆決於君上即焉用彼相者隋文帝一

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職事皆決於君上即焉用彼相者隋文帝一

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職事皆決於君上即焉用彼相者隋文帝一

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職事皆決於君上即焉用彼相者隋文帝一

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職事皆決於君上即焉用彼相者隋文帝一

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職事皆決於君上即焉用彼相者隋文帝一

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職事皆決於君上即焉用彼相者隋文帝一

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職事皆決於君上即焉用彼相者隋文帝一

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職事皆決於君上即焉用彼相者隋文帝一

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職事皆決於君上即焉用彼相者隋文帝一

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職事皆決於君上即焉用彼相者隋文帝一

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職事皆決於君上即焉用彼相者隋文帝一

切自勞心力臣下發論則疑凡臣下用之即宰相不用即常僚豈
可自保陛下嘗語臣曰竇易直勸我宰相進擬但五人留三人兩
人留一人渠即合勸我擇宰相不勸我宰相進擬但五人留三人兩
合勸我疑宰相易直此言甚鄙
諫科二人對詔深詆時切考策官楊於陵韋貫之李益等第其策
為甲等吉甫泣訴於憲宗前於陵等皆貶出元和初吉甫經畫欲
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武元衡裴度繼之而韋貫之子德裕於元和
深以用兵為非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吉甫之子德裕於元和
時久不調而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黨排擯之及逢吉代裴度為
相既得權位銳意報怨元稹與李紳李德裕同為翰林李紳七情意
相善當時謂之三俊既植作相逢吉構積陰事出為同州刺史時
僧孺德裕俱有相望逢吉欲僧孺為相而擢李紳李德裕於禁中
俱議乃出紳為御史大夫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及昭愍遇盜而殂
文帝即位召德裕入朝裴度以為相而李宗閔有中之助拜平
章事懼德裕大用出為鄭滑節度使德裕為逢吉所擯在浙西入
年徵入朝未旬時又為宗閔所逐中懷於悒死以自申賴鄭覃侍
講禁中時稱其善雖朋黨流言帝乃心未已宗閔尋引僧孺同知
政事相結凡德裕之善者皆宗閔斥之於外宗閔因禁中言事
奏覃為工部尚書罷侍講李士覃稽古守正常疾人之朋黨故為
宗閔所薄也及德裕代宗閔為相宗閔出為興武節度使李訓鄭
注素惡德裕排已復召宗閔於興元代德裕為相及宗閔再貶文
宗崩會昌初德裕再秉政發宗閔舊事貶柳州司馬僧孺屢為德
裕所擯欲加之罪但以僧孺貞方有素人望式瞻死以伺其隙及
德裕南還所著窮愁志引里族憤子識以斥僧孺又曰為太平公

其相僧如此故文帝以二李一揮之不能去
嘗謂侍臣曰去河北賊非難去此一實難也
凡奏議必以朋

黨為謀 李宗閔牛僧孺在相位與李士覃親厚引為翰林李士覃
戶部侍郎判本司事楊嗣復輔政薦王以本官同平章事王與固

言嗣復相善自固言得位相繼後引居大政以傾鄭覃陳夷行李
德裕三人一有
政事不如一年 文宗時鄭覃曰
政事至好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揚嗣復曰元年二年是鄭覃陳夷
行用事三年四年巨與李王同之巨蒙聖慈擢處相位不悉心奉
職鄭覃云三年之後一年不如一年巨之罪也陛下縱不誅夷行
臣合自求退減因叩頭曰臣今日便辭不敢更入中書即趨去上
令中使召還勞之曰鄭覃失言卿何及此於是嗣復數日不入
上表請罷帝方委用乃罷鄭覃夷行知政事自是政歸嗣復

敏中與李德裕有隙 馬植以文學政事為大理卿以不獲顯官必微
有帳望李德裕素不重之宣宗即位宰相
凡德裕所薄者必不次技擢之乃加植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
運使尋拜相及敏中罷相植
盜殺武元衡 元衡為相上方討
亦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之時王承宗遣使奏事請赦吳元濟請事於宰相辭元稹元衡
叱之承宗因飛章誣元衡各怨頗結元衡宅在淨安里元和九年
六月將朝出里東門有暗中叱使滅燭者導騎伺之賊射之中有
又有匿樹陰突出者以招繫元衡左服其徒馭以為賊所格奔走

又有匿樹陰突出者以招繫元衡左服其徒馭以為賊所格奔走

賊乃持元衡馬東南行十餘步害之批其骸骨擗去及衆呼偕至
持火照之見元衡已陪於血中即元衡宅東北隅牆之外時夜漏
未盡陌上多朝騎及行人舖卒連呼十餘里皆云賊殺宰相聲達
朝堂百官恟恟未知死者誰也須臾元衡馬至至宅人始辨之既
明伏至紫宸門有司以元衡遇害聞上震驚却朝而坐延爽見宰
相扼腕者久之為之再不食自是京師人大恐城門加衛兵察其
出入物色何之其韋杖異制燕趙之音者多執訊之

罷免非大過
鄭餘慶再為相罷免皆非大過尤以清儉

為時所稱**叱主書**
鄭餘慶為相有主書滑渙父司中書簿籍與內官
典樞密劉光琦情通宰相義事與光琦異同者令
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綱皆姑息之義者云佑私呼
為滑入四方書幣皆貨充集其門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寮集議
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僭叱之尋餘慶罷相其
年渙賊汚發賜死上寢間餘慶叱渙事甚重之**出入相將**
段文
昌布

飾玩好歌鍾妓女苟悅於心无所愛惜乃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不受四方問遺
文宗時宰相宋申錫為王守澄鄭注所譴言申
錫上章王謀反諫官王質等皆伏王階下奏以

申錫獄付外廷請不於禁中評鞠文宗終悞外廷之言貶申錫開
州司馬申錫自居內廷及為宰相以時風侈靡居要位者尤納賄
遂成風俗不暇更方遠害且與貞元時甚相背矣申錫至此約身
謹潔尤以公廉為已任四方問遺悉无所受既被罪為有司驗劾
多僕其四方受頌所還問

○餘見下卷

遺之狀朝野為之歎息

重添校正蜀本書林事類韻會卷第八十二上

重添校正蜀本書林事類韻會卷第八十二下

去聲

漾上

宰相

餘見上卷

二相

伊尹仲虺

將相

長相

相星

相博附

相儻

形相

察相吉相凶相附

宰相

餘見上卷訓注

鄭注初以藥術游長安元和中李愬為襄陽節度使注往依之愬得其藥力因厚遇之從

愬移鎮得州又為職事注詭辨陰狡善探人意旨與愬籌謀未嘗不中其意軍政可否與之參決然特邪任數專作威福時王守澄監徐軍深怒注白于愬愬曰彼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及見注與語恨見之晚也及守澄入知樞密授注通王府司馬神策判官中外駭歎文宗召注對浴堂門賜錦綵召對之夕甚出東方長三尺光耀甚緊尋迂工部尚書翰林侍講李士時李訓已在禁廷兩軒合從天子益惑其說李訓者進士擢第形兒魁梧神情洒落辭敏智捷善揣人意李逢吉訓之從父也逢吉為河南尹思復為宰相且深怨裴度訓揣知其意即以奇計動之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以為然遺訓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長安以賂注注得賂甚悅因為于中尉王守澄以注之藥術訓之易道合應於文宗帝見其奇之俄迂翰林侍講李士兩省諫官伏閣切諫言訓姦邪不宜令侍

宸衷文宗終不聽訓在翰林講易之際語及巷伯之事則再三憤激以動上心上謀於注訓自是二人寵幸言無不從俄授訓禮部侍郎平章事訓既秉權即謀誅內豎中官陳弘慶自元和末負戾逆之名時為襄陽監軍召而杖殺於青泥驛復醒殺王守澄訓愈承恩顧天下之人有冀訓以致太平者不獨人主惑其言訓雖為鄭注引用勢不兩立復出注為鳳翔節度使誅內豎即兼圖注乃以郭行引餘為節度使王儲未赴鎮間廣令召募豪俠及金吾臺韓約為金吾使其行余王儲未赴鎮間廣令召募豪俠及金吾臺府之從者但集其事一日帝御紫宸殿約奏金吾左仗院宅石榴樹夜來自有甘露李訓奏幸左仗觀之班退上乘輿昇出紫宸門昇含元殿令內臣先往視之中尉樞密至左仗間幕下有兵聲驚恐走出迎帝入內訓攀轡呼曰陛下不得入內帝瞋目叱訓內官郗志榮奮拳擊訓曾即仆於地頃聞難走出訓單騎入終南山投僧人即殺宰相王涯賈餗舒元稹聞難走出訓單騎入終南山投僧宗密乃趨鳳翔欲依鄭注為監至鎮將所得械送京師訓恐受榜掠乃謂兵士曰所在有兵得我者即富貴不如持我首行乃斬訓行注聞事發自鳳翔率兵五百餘人赴闕至扶風聞訓死乃還監軍使已得密詔斬注傳百京師藉沒其家財得絹一萬匹他貨稱是王涯賈餗舒元稹王潘等並族誅涯等十一家資貨並為軍士所分昭義軍節度劉從諫三上章求示涯等三相昇名仇士良頗懷憂恐官官等李逢吉以張又新等為鷹犬長慶中宰相李德裕稍息士人賴之李逢吉以張又新等為鷹犬長慶中宰相李德裕用事翰林李士李仲深為獲宅所寵逢吉惡之永朝臣中克險敢言者倚搢紳陰事俾暴揚於搢紳間張又新與拾遺李續之劉捷

楚九蒙逢吉瞻待指為鷹犬穆宗崩昭愍即位又新等構紳貶端
州司馬朝臣表賀又至中書賀宰相及門者止之曰請少留緣張
補闕在齋內與相公談俄而又新渾汗而出旅指羣官口端溪之
事又新不敢多讓入皆辟易憚之與續之等七人時號八關十六

子王叔文引韋執誼為相

王叔文本以某待詔相知書好
言理道德宗今直東宮皇太子

頗重之宮中之事伺之裁沃與韋執誼韓泰呂溫柳宗元劉禹錫
等十人定為死交德宗崩順宗疾久不復聞庶政深居施藥推闡

宮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議自惟中可其奏王伾嘗
論上屬意叔文宮中諸黃門稍稍知之其日詔入翰林為李士淑

文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請用為宰相叔文因王伾因李忠
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亘於中書俾執

誼承奏於外以韓泰劉禹錫等唱和曰管曰
葛曰伊曰周凡其黨憫然自得天下無人

諱不欲人言嶺南州縣各為郎官時常與同舍詣職方觀圖每至
嶺南州執誼遠命去之閉目不視及拜相還所坐堂見北壁有圖不

就省七八日或觀之乃崖門圖也以為不祥其惡之
不敢出口及坐王叔文黨果貶崖門州司戶卒於貶所

程異起錢

穀吏位冠百僚
異使注表以調征賦且諷有王者以饒羨入
貢至則不剥下不浚財經費以贏人頌便之繇是專領益鐵轉運

使俄轉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議者以異
知叨據以謙遜自取月餘日不敢即秉筆

異轉同日拜相

轉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時方計淮西切於饋運轉勾剝嚴急儲供
辨集益承寵遇與益鐵使程異同日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

鑄雖有吏才素无公望特以聚斂媚上刻削希恩詔書既下物情
駭異至於賈賈无識亦相嗤謂宰相崔羣裴度以物議上聞憲宗

怒而不聽裴度上疏乞罷知政事論其不可憲宗竟不省覽時憲
宗以世道斬平欲肆意娛樂池臺館宇稍增崇飾而異轉探知上

旨數貢羨餘以備經構
喜鵲使君要職以為耳目四方藩師皆畏

懼之參任情好惡持權貪利不知紀極終以此敗貶郴州別駕再
貶驩州司馬未至驩州賜死邕州竇申參之族子以招權受賂申

所至人目為之
德宗頗聞其事數誡參又

不識秋杜字
宗

朝宰相李林甫自元季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凡忌之林甫
典選部時選人嚴逾判語秋杜二字林甫不識謂吏部侍郎韋陟

曰此云伏杜何也陟俯首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度妻
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慶之慶客視之掩口

曲事林

甫
黃門侍郎陳希烈性便佞掌曲事李林甫引之同
賂遺左右

李林甫每有奏請必
伺察上旨以固恩寵上在位多載

倦於萬機常以大臣按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林甫一
以委成故

杜絕不以為耻林甫之贊成
李義府笑中有刀
宰相李義

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徧忘陰賊既處權要
破銅

欲人附已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
破銅

山大賊

李義府貪冒无厭賣官鬻獄其門如市嘗遣其子司議

當出居五日果授延司津監延錢七百貫於是右金吾倉曹
參軍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制下司刑大常伯劉祥道等推其事
義府除名長流雋州諸子並除名長流朝野莫不稱慶或作河間
道行軍元帥劉祥道一李義府露布榜之通衢義府先多
取人奴婢及賫一時奔散各歸其家故露

誤草

明皇別錄開元

注意於宰臣常欲以張嘉貞為相而忘其名夜令宮人持燭於省
中訪其直宿時誰還奏曰中書侍郎韋抗上即令召入寢殿上曰
朕一欲命相常記其風操為當今重臣姓張而重名今為北方侯
伯朕不欲訪諸左右旬日念之終忘其名渴試言之抗奏曰張齊
丘今為朔方節度使上即令草詔仍令宮人持燭抗跪於御榻前
授筆而成上甚稱敏捷因促命寫詔勅抗歸省宿上不解衣以待
旦將降其詔夜漏未半忽有宮人復促抗入見上迎謂曰非張齊
丘乃太原節度使張嘉貞也復令草詔上謂抗曰雖朕志定亦可
以言命矣適草詔畢因閱進曰天臣章疏首率一通嘉貞表也因
此洗然方記其名此亦天啓殆非人事上既嘉其得人如有物王
張死姚元崇能弄生張說 崇與張說同為宰相頗懷疑阻
焉 病刑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屢隙甚深然其為人稍懷奢侈尤
好服玩吾身沒之後以吾平生同僚當來吊汝具陳吾平生服玩
寶帶重蓋羅烈於帳前張若不顧汝計家事卒族无類矣若顧此
吾儻无虞當錄其玩用致公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錄

進仍先龍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我於數日之後必
當有悔若却徵碑文以刊削為解當引使視其鑿石仍告已具聞

上元崇既謝沒張果至日其服玩者三四姓崇諸子悉如教誡不
數日文成叙述該詳時謂極筆其畧曰入在承天高明之位列四
時成歲亭育之功全後教日果遣使取本以為辭未周密欲加刪
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視其碑仍告已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
膺曰

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右相馳譽丹青 闕立本善圖畫
十八季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本之跡也太宗嘗與侍
臣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坐者為
詠召立本令鳳閣外傳呼畫師闕立本立本時與主爵郎中奔走
流汗俛伏地側手揮丹青粉黛坐負不勝愧赦退戒其子曰吾少
好讀書幸免牆面綠情染翰頰及清流唯以月青見知躬斯役之
務辱莫大焉汝且深誠勿習草末抄立本為性所好欲罷不能及
為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既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唯
善於圖畫非宰相之誥故時人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

舉蘇宋自代 姚崇有足疾 蘇頌末環也 蘇宋相得 蘇宋
相得其歡環剛正多所裁斷頌皆順從其美環嘗謂人曰吾與蘇
家父子前後同時為相僕射長厚誠為國若壘盡臣節斷割吏
事即頌姚宋同歸于正 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環善守文故
過其父

能持天下正二人所行不同同歸于正故三十年間 元宰 英宰
元宗威制海內政歸有司不以刑罰人至于今受其賜

元宰 英宰

元宰 英宰

元宰 英宰

元宰 英宰

元宰 英宰

元宰 英宰

名宰魏徵願為良臣

忠臣曰陛下使臣一曰勿使臣為

契阜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

孫傳世福祿光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

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不雨請致仕唐右僕射張行成以自三

深納其言賜絹五百疋

仕高宗手詔曰朕之寡德非宰罷相詩李適之

相之咎行成不得已復起視事

樂聖且銜杯為問出子弟任外官原乾曜為相久之上疏

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京職俊又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平不合如此臣三男俱是京任

望出二人與外官從之因下令文武百寮父子兄弟三人併京

司者任自通融依資廩分由是食實封

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百餘人

若不稍加崇寵何以責其盡心開元十年十一月敕韓休和柔

中書門下共食實封三百戶自源乾曜及張嘉貞始韓休和柔

蕭嵩為宰相時侍中裴光庭卒上令嵩舉賢以代之嵩以

一易制故薦引之休既知政事多折正嵩遂與休不協宋璟聞

之曰不謂韓休乃能亡一鏡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

如此是仁者之勇也

為鏡可以知得失朕嘗保此三鏡揀梁之用

以防已過今魏徵死逝亡一鏡矣

高孝基深所器重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

如晦為相以孝基有知人之監為其樹神道碑以紀其德

相房玄齡杜如晦共掌朝政甚獲當製碑

杜如晦薨陪葬昭陵太

相代之譽談良相者至今稱房村

曰朕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奄從物化追帝親製碑

魏徵

願為

良臣

忠臣

曰陛

下使

臣一

曰勿

使臣

為

契阜

陶是

也忠

臣龍

逢比

干是

也良

臣使

身獲

美名

君受

顯號

子孫

傳世

福祿

光疆

忠臣

喬字三 貧賈 宰相盧懷慎卒明年上因交獵于城南望墟落間

仍遣蘇頲為其碑文上自書 峭直 玄宗既命蕭嵩為相嵩性寬

峭直骨鯁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切直上每從禽苑圍張樂禁中

稍為過差必顧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畢而諫蹠輒至上嘗引鏡自

照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入相陛下無一日盡歡何不逐去使

天顏戚戚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每啓事言必順旨退而

思之天下事我未嘗安寢韓休每敷陳理道言必訐直 林甫之

退而思天下事我未嘗安寢韓休每敷陳理道言必訐直 林甫之

忌九齡 張九齡為相以文行為上所知李林甫自無學術心頗

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祗見玉堂開綉戶 風度 張九齡遷

相罷之政事後宰執每薦引公 張說定升山之官 玄宗東封

鄉上必問一得如九齡否 張說定升山之官 中書令張

說白定侍從升山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已之所親攝官而

上張九齡時為中書舍人當草詔言於說曰官爵天下之公器公

審籌之無貽後悔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說曰官爵天下之公器公

不從果為御史中丞宇文融所劾罷知政事 潔廉者不進 載

秉政一守道者多不更職故蔣詵滯於郎位 密薦仁傑 仁

人不遷官後常哀以羣議稱說之屈拜御史大夫 密薦仁傑 仁

傑未入相時叟師德嘗薦之及為宰相不知師德薦數排之令充

外使則天嘗出師德舊表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為妻公所舍

如此方知不 凌煙閣 貞觀十七年詔司徒趙國公無忌已下二

連婁公遠矣 擢叙郎吏 玄宗再命姚崇為相嘗入閣奏曰請一南

高力士從容奏曰陛下新即位宜與公卿大夫朝臣決事而宰相

庭奏不留睿聽非唯崇等憂懼恐非虛懷納言之道也帝曰朕用

崇為相委以萬機軍國大事理必咨決至於郎官叙用豈不能也

言欲有言恐乖吾委任之道也自是崇進賢能退不肖人知激勸

數年之間政道大治故歸第 房玄齡以謹歸第時長孫皇后疾將

峭直

玄宗既命蕭嵩為相嵩性寬

峭直骨鯁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切直上每從禽苑圍張樂禁中

稍為過差必顧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畢而諫蹠輒至上嘗引鏡自

照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入相陛下無一日盡歡何不逐去使

天顏戚戚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每啓事言必順旨退而

思之天下事我未嘗安寢韓休每敷陳理道言必訐直 林甫之

退而思天下事我未嘗安寢韓休每敷陳理道言必訐直 林甫之

忌九齡 張九齡為相以文行為上所知李林甫自無學術心頗

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祗見玉堂開綉戶 風度 張九齡遷

相罷之政事後宰執每薦引公 張說定升山之官 玄宗東封

鄉上必問一得如九齡否 張說定升山之官 中書令張

說白定侍從升山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已之所親攝官而

上張九齡時為中書舍人當草詔言於說曰官爵天下之公器公

審籌之無貽後悔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說曰官爵天下之公器公

不從果為御史中丞宇文融所劾罷知政事 潔廉者不進 載

秉政一守道者多不更職故蔣詵滯於郎位 密薦仁傑 仁

人不遷官後常哀以羣議稱說之屈拜御史大夫 密薦仁傑 仁

傑未入相時叟師德嘗薦之及為宰相不知師德薦數排之令充

外使則天嘗出師德舊表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為妻公所舍

如此方知不 凌煙閣 貞觀十七年詔司徒趙國公無忌已下二

連婁公遠矣 擢叙郎吏 玄宗再命姚崇為相嘗入閣奏曰請一南

高力士從容奏曰陛下新即位宜與公卿大夫朝臣決事而宰相

庭奏不留睿聽非唯崇等憂懼恐非虛懷納言之道也帝曰朕用

崇為相委以萬機軍國大事理必咨決至於郎官叙用豈不能也

言欲有言恐乖吾委任之道也自是崇進賢能退不肖人知激勸

百口保無反

聖朝稱治以開元為最歸第 房玄齡以謹歸第時長孫皇后疾將

小心謹慎皆所預聞竟無一言漏泄非有大故願 百口保無反

勿棄之褚遂良又抗疏理之乃召房玄齡復位 百口保無反

者則天為侍臣曰自周興來後臣死後更不聞有反逆者已前受

皆枉酷自誣而死天下号為羅織其於漢之黨錮賴上天降靈聖

情發寤誅鉏凶堅朝廷又安今日已後臣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

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乃賜崇金千兩 諳練

邊事 夏官尚書靈武行軍大總管唐休璟同鳳閣鸞六品休璟

長安中兩突厥與諸蕃不和李兵相攻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

事勢俄頃間草奏便遣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

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則天謂休璟曰恨用卿脫因任 刺裴度 承

之為相又謂元忠曰休璟 一 卿等十不當 一 刺裴度 承

之為相又謂元忠曰休璟 一 卿等十不當 一 刺裴度 承

之為相又謂元忠曰休璟 一 卿等十不當 一 刺裴度 承

之為相又謂元忠曰休璟 一 卿等十不當 一 刺裴度 承

之為相又謂元忠曰休璟 一 卿等十不當 一 刺裴度 承

之為相又謂元忠曰休璟 一 卿等十不當 一 刺裴度 承

之為相又謂元忠曰休璟 一 卿等十不當 一 刺裴度 承

之為相又謂元忠曰休璟 一 卿等十不當 一 刺裴度 承

之為相又謂元忠曰休璟 一 卿等十不當 一 刺裴度 承

之為相又謂元忠曰休璟 一 卿等十不當 一 刺裴度 承

之為相又謂元忠曰休璟 一 卿等十不當 一 刺裴度 承

之為相又謂元忠曰休璟 一 卿等十不當 一 刺裴度 承

之為相又謂元忠曰休璟 一 卿等十不當 一 刺裴度 承

之為相又謂元忠曰休璟 一 卿等十不當 一 刺裴度 承

宗李師道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時裴度為刑部侍郎使蔡州
行營宣諭回亦令刺度是日度出通化里盜三以劍擊度初斷韡
帶次中背綬絕單衣後微傷其首度墮馬會度帶氈帽故瘡不至
深賊又揮刀治度從人王義乃持賊連呼甚急賊反刃斷義手
乃得去度已墮溝中賊謂度已死乃舍去居三日憲宗拜度為相
度始自魏博使還宣達情旨又自蔡州勞軍還上益聽其言獻計
者或請罷度官是姦計得行矣吾用度一人
足以及此二賊也度亦以平賊為已任焉
姦臣讒構 裴度 執性

不回忠於事上時政所關必極言之故為一
不悅出為河東節度使帶平章事及穆宗即位張弘靖為幽州軍
所囚田弘正於鎮州遇害朱克融王庭湊復亂河朔詔度以本官
充鎮州四面行營招討使時驕王荒僻輔相庸才制置非宜致其
復亂又翰林學士事元稹交結忌度前達加於已上時度方用兵
山東每處置軍事有所論奏多為植輩所持度在軍三上疏論之
且云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而自平尚在則逆賊縱
平無益穆宗雖不悅然懼大臣正議乃罷植內職然寵植之意未
衰俄拜植平章事尋罷度兵權充東都留守諫官相率伏閣詣延
英上疏言時未復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遂詔度自太
原由京師赴洛度至京師伏奏龍堆激切帝為動容俄復知政事
李逢吉素與度不協自太原入朝而惡度者以逢吉善為陰計足
以構度乃自襄陽召逢吉入朝為兵部尚書俄有告和王府司馬
于方受元稹所使結客欲刺度獄才竟而元稹罷內職罷度為左
僕射以李逢吉代度為宰相自是逢吉之黨張
又新等內結中官外扇朝士立朋黨以沮度 請用裴度 長慶四年

襄陽節度字元翼卒其家先在鎮州朝廷累遣中使取之王庭湊
遷延不遣至是聞元翼卒乃盡屠其家昭愍皇帝聞之嗟怨且歎
宰相非才致姦臣恃逆如此翰林李士章處厚上言曰臣聞汲黯
在朝淮南不敢叛干木趣魏諸侯不敢加兵王霸之理皆以一士
而止百萬之師以一賢制千里之難伏以裴度勤高申夏聲播外
夷庭湊克黜皆憚其用吐蕃回鶻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品廊委其
重臣伏丞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留駐使此
馮生所以感悟漢文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者當委
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効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地如
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勸將進者不敢苟求今進者皆負四海責望
退不失六尚書不肖者無因而勸臣與逢吉素無讎嫌臣嘗被裴
度因事貶黜今之所陳上
答聖明也昭愍愕然省悟 裴度入奏 初裴度自太原由京師赴
動左右伏奏龍堆涕泗嗚咽帝為動容口自喻之日所謝知朕於
延英待知初人以無左右之助為姦邪排擯雖度勤德恐不能感
動人主及度奏河北事慷慨激切揚於殿庭在 裴度無平章事
位者無不聳動雖武失貴介亦有咨嗟出涕者

昭愍皇帝見一奏狀不帶平章事謂韋處厚曰度既曾為宰相
何一一制復兼同平章事 綠野堂 裴度自僕射出鎮興元遂於
舊使衙中減落帝曰何至是 裴度自僕射出鎮興元遂於
耶丑日一制復兼同平章事 綠野堂 裴度自僕射出鎮興元遂於
懸與王綱版蕩不復以出處為意東都立第於集賢里築山穿池
竹木叢蓋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與回環極都城之勝槩又於

裴度無平章事

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中起涼臺暑館名曰一堂引甘水貫其中
中夢視事之際與白居易劉禹錫酣宴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

書自樂當時名士多從之遊每有一十人坐鎮雅俗雖江左王

導謝安一而平泉別墅李德裕之孫故義者後唐時退

謀謨方略度又過之平泉別墅官歸洛南平泉舊業為河南尹

張生義者所知初德裕於平泉置別墅採天下奇花異竹珍木怪

石為園池之翫自為家戒序錄志其草木之得刊之於石云洎至

巢蔡之亂園亭掃地矣有醒酒石德裕醉即居之最寶措者有中

使監全義軍者曰得此石置於家園敬義位謂全義曰平泉業吾

祖戒約甚嚴子孫不肖輔遣先旨因張全義請石於監軍三遇異

忽然厲聲曰巢賊敗後誰家園池完復豈獨平泉之石哉

李德裕自言一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故人禁苑居相

人位領節制三者皆與之協而不差歲月惟再謫南荒未嘗有前

知之事為子言之豈禍患不疑朋黨李德裕時承武宗思顧

可移者神道所私莫得預聞不疑朋黨委以樞衡決策論兵舉

無遺悔以身扞難功流社稷及昭肅弃天下不逞之徒咸害其功

白敏中令狐陶等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及德裕

失勢抵掌載手同謀斥逐而崔鉉罷相怨德裕故敏中復薦鉉在

中書乃相與摛撫令其黨人訟德裕輔政時陰事乃罷德裕分司

東都再貶潮州司戶云好著書李德裕以器業自名特達不羣

馬貶潮州司戶云好著書李德裕以器業自名特達不羣讀書不

輟貶潮陽雖蒼黃顛奇才史臣曰德裕以身犯難酬特達之遇言

沛之中由留心著述行計從功成事遂觀其禁掖弼綸崇廊

啓奏料敵制勝襟虛獨斷如由基引中官昇政事堂唐書故事

命中國有虛發實一也云云宰相不於

政事堂邀客時海內多務宰相元載等見中官宣傳詔命至

中書者引之昇政事堂仍置榻待之李峴為相令去其榻杜

黃裳黃裳為相以邠州節度使韓全義曾居討伐之任無功黃

堅請討除既平關宰臣入賀帝目黃裳曰此卿之功也後與憲宗

語及方鎮除授黃裳奏曰德宗自艱難之後事多姑息貞元中每

師守物故必先命使偵伺其軍動息其副貳大將中有物望者

必厚賂近臣以求見用帝必隨其稱美而命之以是因循方鎮罕

有特命師守者陛下宜熟思貞元故事稍以法復整肅諸侯則天

下何憂不治憲宗然其言中是用兵誅蜀夏之後不容藩臣蹇傲

剋復兩河威令復振蓋黃裳啓其東也黃裳有經畫之才達於權

變然披身律物寡廉潔之譽以是居鼎職不久出為河中節度使

似黃裳太原監軍使張丞業辟馮道為本院巡官丞業重道之

不合謂丞業曰馮生前程公不可過用時河東掌記盧質聞之曰

我曾見司空似黃裳寫圖道之狀兒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

之言不兄信也丞業尋薦為贖魏徵舊宅翰林學士白居易

霸府從事俄署太原書記贖魏徵舊宅翰林學士白居易

與李師道詔收一其子孫其合朕心允依來奏者臣

伏以魏徵是太宗宰相盡忠輔佐以致太平在於子孫合加憂卹

今緣子孫窮賤舊宅典賣與人師道請出私財收贖却還其後嗣

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輒掠此美依宜便許臣恐非真也

望明勅有司時以官錢收贖使還後嗣以勸忠臣則事出皇恩差歸聖德日苟有所見不敢不陳其與師道詔未敢依宜便撰伏侍聖旨憲宗壞白麻德宗時朝夕欲相裴延齡諫議大夫陽威曰

事改為國子司業栖楚附裴耳而語裴復在相位京兆尹劉栖楚逢

吉黨也栖楚等十餘人駕肩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曰擁度門一

日度留客飲栖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崔成疾其矯舉

爵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鬻需耳語度詩揚收王鐸皆薛

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壯之

作相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

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聞大銜之王鐸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

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李林甫聞蕭穎士之名欲拔

一毛輕鐸又怒之也李林甫素不識遷見線麻大

喪即縲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堂林甫素不識遷見線麻大

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大怒乃著刺林甫擢先庸之瑣質

蒙本技而自庇泊技羣延英文宗即位虛心聽納每翼從是

而非據專廟庭之右地延英延英對宰相備十刻翼從是

武元衡被害憲宗出肉庫弓箭刀賜左右御使俟宰相兼領錢

入朝以為一乃建福門退至文宗大和八年方停

穀武宗時給中事韋弘質上疏論中書權重三司錢穀不合相府

兼領宰相奏論之曰管子云國之重器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又

曰令行十上而下論不可是上失其威下繫於人也弘景所論

宰相不合一臣等輒以事駢陳聞昔斤衡云所以為大臣

者國家之股肱傳曰下輕其上庶人圖柄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

弘景受人教導取獻封章是則賤人圖柄矣如宰相姦謀隱匿則

人人皆得出論至于制置職業固是人主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弘

景於是坐貶官時李德裕為相白敏中之徒教弘景論之而德裕

結怨之深大專李德裕在相位已久朝臣為其所抑者皆怨之

由此言也武宗意受賀敬宗初即位李紳貶端州司馬宰相李逢吉

御史充入李揆為元載所忌前秘書監食於江湖間載誅大

曆中方受乏知人之鑒播關播為相一如大言虛誕者

妄誇大可立功名好論兵天下賢士大夫無可其意李希烈叛上

以攸州要鎮令選擇刺史播薦元平初至攸州募士從繕理郭

希烈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為

將李克誠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

去既見希烈為罵曰盲宰相宋申錫被誣構文宗常患中人

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汝耶權柄太盛自元

和寶曆比至官禁之禍及王守澄之領禁兵跋扈尤甚有鄭注者

依持守澄賣官販權中外咸扼腕視之文宗素知之不悅時

澄無可奈何令與外庭朝臣謀去之且約命為宰相對從容言及守

澄月加平章事大和五年忽降中人召宰相入赴延英路隋李宗

閔牛僧孺等既至中書東門中人云所召無宋申錫始知被罪望

延英以笏叩頭而退隋等至文宗以神策軍中尉正守澄所奏得
本軍虞侯豆盧著狀告宋申錫與王諒王諒反隋等相觀愕然初守
澄於朝堂以鄭住所構告于文宗即欲以二百騎屠申錫之家會
內官馬存亮諍之乃召三相告之而追捕以成其獄翌日開延英
議其事左常侍崔玄亮與諫官十四人皆伏塔下奏以申錫獄付
外庭請不於禁中訊鞠諍理懇切文宗怒稍解申錫為右庶子
再貶開州司馬初罷申錫為庶子于時京城恟恟衆譁言以為宰
相真連十宅謀反自察震駭居一二日方審其詐諫官伏閣懇論
文宗震怒比諫官今出者數四中外屬望大察三數人廷
辨其事而僕射實易直曰人臣無將一而必誅聞者愕然**素服**
俟命 初申錫既被罪怡然不以為意自中書歸私第止於外廳
負天子反乎申錫曰吾自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鋤**黃門獄**
去姦亂反為所羅織夫人察申錫豈反者乎因相與位
宋申錫既得文宗旨乃除王番為京兆尹以密旨喻之璠不能謀
而鄭注與守澄伺知其事障王者文宗之愛弟賢而有人望乃令
寶盧著告變於申錫申錫懼其為敗露乃請行貶黜而漳王亦貶巢
申錫獄付外勘鞠鄭注恐其偽敗露乃請行貶黜而漳王亦貶巢
縣不減公善 張文瓘為侍中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議
巨若不任職當白陳乞以避賢**誅不附已者** 李林甫既貶韋
路一宜一削一以邀求名譽
子不自安乃上奏請與如韋氏絕上亦知太子無他許之自是韋
有大獄於長安中別起推事院一鋤一亦知太子無他許之自是韋

子日嘗盛饌以邀衆賓竟曰無人敢**正不勝** 初玄宗反韋氏之
性其威如此適之尋亦罷知政事 亂任姚元崇以政
通其變而天下大理姚元崇尚通則多可故人秦用宋璟尚法
法則多嚴故人諉用張嘉正尚吏吏則多俗故人野用張說尚文
文則好奢故人替用元絃杜暹二子尚儉亦所長也然頗不文至
于韓休守文張九齡貴真古之君子也天方厚毒於林甫故正不

勝不可以賞功 開元中上以張守珪破可突汗有功而將與之宰
馬若開此門恐生**遙領節度** 開元二十五年以殿中監朔方節度
人心上乃止 等使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節度副大使如故遙領也宰相一自仙客始初仙
客在河西節度省費軍儲所積巨萬上將與之尚書右相張九齡
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有唐已來多用舊相不然踐內外清貴
之地有德望者充之仙客本何皇一使典爾擢昇情依齒官常伯
此官邪也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豈不堪一尚書上大

悅於是進仙客黜九齡自後朝廷之士但持祿養恩而已**李林**
甫兼持節遙領隴右節度副大使 開元二十六年時
母

垂誠 高穎為周齊王記室隋文帝得政素知高穎強明父習兵
事多計略欲引之入幕遣邢公揚惠諭意穎承旨欣然曰

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族戚於是為府司錄委以心膂帝
受禪拜左僕射後坐事免以就第初穎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
貴以極但有斫頭耳其慎之穎由是嘗恐禍**金甌覆名** 玄宗
變及此歡然以為得免於禍煬帝時竟被誅

書將命相皆先御書其名置按上會太子入侍上舉一其以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知其誰耶射中賜卮酒肅宗拜而稱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自宰相以宗族蕃盛附此者衆卒不可用從愿立宗欲倚以為相數矣竟以宗族蕃盛附此者衆卒不可用

燒尾 蘇僕射為石僕射後因待宴將作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僕射竟不燒尾豈不悅耶帝默然環奏曰臣聞宰相王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

以不敢不稱職所 **盧杞致奉天之犇播** 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頗用道德寬大以弘上意故建中初政喆誦然海內想望貞觀之理及盧杞為相調

息京師器然如彼賊盜及淫師犯關亂兵呼於市曰不奪汝商戶亂奉天之奔播職杞之由物議喧騰乃貶杞新州司馬 **咳唾**

立至青雲 盧杞作相矯詐陰賊排斥忠良朋附者 **屏去姐侍** 盧杞兒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初為御史中丞時尚父郭子儀

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姐侍乃問杞至子儀悉令屏去獨隱机以待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

大夫旬日 **陷顏真卿** 盧杞居相位忌能如善小不附者必致之之間拜相 **於死惡顏直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列竟**

歿於 **逐楊炎罷張鎰殺鄭詹貶嚴郢** 楊炎以盧杞無識

悅為杞所譖京兆尹嚴郢與炎有隙杞擢郢為御史大夫以傾炎炎既逐於崖州而死心又惡郢圖欲去之宰相張鎰忠正有才止

所委信杞頗惡之會朱滔朱泚此弟兄不睦朱泚判官蔡廷玉者離間滔論奏請殺之廷王既貶殿中侍御史鄭詹遣吏監送廷玉

投水而卒杞因奏曰恐朱泚疑為請旨請三日按鞠詹又御史所為稟大夫命并令按郢詹與張鎰善每伺杞書眠輒詣鎰杞知之

他日杞假眠伴孰伺詹果來方與鎰語杞遽至鎰問中詹趨避杞把據言密害鎰曰殿中鄭侍御在此杞伴諤曰向者所言非他人

所宜聞時三同使方安營郢獄未具杞奏殺詹貶郢 **不許李懷光朝覲** 德宗幸奉天李懷光率兵赴難朱泚解圍而去懷光緣

吾見上必請誅之杞等微知之大懼杞因說上令懷光乘勝假署初肅宗天下事勇而宰相不減三四負更直掌事若休沐各在

一前列之名以進遂為故事代宗初崩常袞以崔祐甫剛直因議

罪何也二人皆奏實不嘗有可謫之言德宗大駭謂衮誣罔立貶衮為河南少尹以祐甫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兩換其職祐甫出至昭應縣

勅書一匣 唐任元方為宰相有書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得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一匣其謹密如此矣

如失兩手 房喬字玄齡進拜司空仍綜朝政依舊監修國史玄齡抗表陳諫太宗遣使謂曰昔留侯讓位竇融辟勞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攬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賜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

佩刀 唐太宗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顏正諫斥朕之違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加以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房魏二人

多識大體 張鎬自入仕三十年致位宰相居身清廉不營資產

唯器是適 韓愈作進謙恭下士善談論

短量長 三月雪 則天時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

為瑞雪則獵月雷亦瑞雷矣辛朝嗤笑以為口實

假宅而居 柳

性節儉不治產業官至丞相

達練事體 晉卿寬厚廉讓為政舉大綱不問

為拘俗之人

知人則用有過

慎未嘗忤人意性聰敏

則懲 見金部員外郎

邦國安危 李珣字待價文宗謂宰相曰朕有

亦少有如今日之無事珣對曰

平長宜調適以順寒暄持安自忽則疾患旋生朝廷當無事之時

思省闕失而補

起草指蹤皆獨決於德裕 李德裕自開成

之則禍難不作

無正寢 李義琰授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

曰以吾為國相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吾禍此豈愛我意哉義

璡曰凡人任為宰相即營弟宅兄官高祿重宜宜早陋以偏下

也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與既有貴士又廣其宇若無令德必

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懼獲矣也不管措其木為霖雨所腐而奔之

季末之妖 昭宗時張霄朱朴鄭榮等為相時議以昭

時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皆恃寵用權章安石數折辱之嘗於內

澳願周墀魚權 見考功員外郎門

存亡繫在任 皇甫鏐陰結權

羣累數其姦邪嘗因對面論及天寶開元中事羣臣安危在出令

時賊類不合預登此廷因碩左右令逐出之座者皆為失色

時侍即陸元方在坐退而告人曰此非吾等所及

林甫揚國忠則亂人皆曰天保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
分時用人得失所繫非示詳意激切左右為之感動鑄深恨之而
憲宗終用 **光院錢** 陸象昇改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
鑄為相 日送學士 凡所陳諭感物動情 裴度同中書門
貫特舉新例內署榮之 閱簿書弄縉帛 文宗以淮南諸道累歲
正而言辯尤長於政射 閣簿書弄縉帛 大旱稅賦不登國用多

關及是以度支戶部分命宰臣鎮之郭承嘏論之曰宰相者上調
陰陽下安黎庶致君堯舜致時清平俾之 宰相者上調
也帝深 頤指氣使 楊國忠既以便使相則決機務居之
嘉之云 不疑立朝之際或讓袂扼腕自公卿以下
皆不 大風雷雨拔樹 賈盧珠與崔流同日拜平章事
蟾往賀之珠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為霖作解之祥也珠
笑答曰霖何其甚也及巢賊犯京師從僖宗出開遠門遇害識者以
風雷不令 事母至孝 崔彥昭雖位居宰輔退朝侍膳與家人雜
之兆也 處承奉左右未嘗高言歲時慶賀公卿拜
帝時人 片言移人主意 楊炎初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
藏庫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京師多
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及悉以租賦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
之意天子以取給為便故不復出殆二十年矣中官以元名持簿
書領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給其間連結根固不可動及炎作相頓
首於上前論之詔曰凡財賦皆歸左藏庫一用舊式每歲於數中

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數聞 獻審官公義
趙憬字退翁與陸贄並拜平章事憬深於理道常言為政之本在
於選賢能務節儉薄賦斂寬刑罰對揚之際必以此為言乃
三年雖不能以安危大計啓沃於人主而常以 賈耽字敦詩貞元中同平章事耽性
每自朝歸第接對賓客終日無倦至於家人近習未常見其喜愠
之色古之淳德 太平無象 文宗謂宰臣曰天下何由 卿等
君子何以加焉 有意於此乎時牛僧孺奏曰臣等待
罪輔弼無能康齊然臣思 亦 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
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讎私室無強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
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 非臣等所及既退至中書謂同列
曰吾輩為宰相天子責戒如是安可久處茲地耶旬日間三上章
請退 朝廷輕重在輔相 唐皇甫鎛同平章事裴度疏曰天下
不許 安否繫於

○桑維翰讓子授員外郎 晉開運中朝廷以宰相 次子填
為秘書郎 謂同列曰漢世三公之子為郎廢久矣近或行之
其喧外議乃抗表故讓不授尋改坦為大理司直員外郎為秘書省正
字議者美 寵任馮玉 晉少帝以知制誥 皇后之兄也寵任
奢逸後宮大恣華後玉希旨取容未嘗諫止故少帝愈寵焉玉曾
有疾帝愈諸宰臣曰自刺史已上同玉愈即得除授其特任如此

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數聞 獻審官公義
趙憬字退翁與陸贄並拜平章事憬深於理道常言為政之本在
於選賢能務節儉薄賦斂寬刑罰對揚之際必以此為言乃
三年雖不能以安危大計啓沃於人主而常以 賈耽字敦詩貞元中同平章事耽性
每自朝歸第接對賓客終日無倦至於家人近習未常見其喜愠
之色古之淳德 太平無象 文宗謂宰臣曰天下何由 卿等
君子何以加焉 有意於此乎時牛僧孺奏曰臣等待
罪輔弼無能康齊然臣思 亦 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
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讎私室無強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
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 非臣等所及既退至中書謂同列
曰吾輩為宰相天子責戒如是安可久處茲地耶旬日間三上章
請退 朝廷輕重在輔相 唐皇甫鎛同平章事裴度疏曰天下
不許 安否繫於

○桑維翰讓子授員外郎 晉開運中朝廷以宰相 次子填
為秘書郎 謂同列曰漢世三公之子為郎廢久矣近或行之
其喧外議乃抗表故讓不授尋改坦為大理司直員外郎為秘書省正
字議者美 寵任馮玉 晉少帝以知制誥 皇后之兄也寵任
奢逸後宮大恣華後玉希旨取容未嘗諫止故少帝愈寵焉玉曾
有疾帝愈諸宰臣曰自刺史已上同玉愈即得除授其特任如此

○桑維翰讓子授員外郎 晉開運中朝廷以宰相 次子填
為秘書郎 謂同列曰漢世三公之子為郎廢久矣近或行之
其喧外議乃抗表故讓不授尋改坦為大理司直員外郎為秘書省正
字議者美 寵任馮玉 晉少帝以知制誥 皇后之兄也寵任
奢逸後宮大恣華後玉希旨取容未嘗諫止故少帝愈寵焉玉曾
有疾帝愈諸宰臣曰自刺史已上同玉愈即得除授其特任如此

○桑維翰讓子授員外郎 晉開運中朝廷以宰相 次子填
為秘書郎 謂同列曰漢世三公之子為郎廢久矣近或行之
其喧外議乃抗表故讓不授尋改坦為大理司直員外郎為秘書省正
字議者美 寵任馮玉 晉少帝以知制誥 皇后之兄也寵任
奢逸後宮大恣華後玉希旨取容未嘗諫止故少帝愈寵焉玉曾
有疾帝愈諸宰臣曰自刺史已上同玉愈即得除授其特任如此

○桑維翰讓子授員外郎 晉開運中朝廷以宰相 次子填
為秘書郎 謂同列曰漢世三公之子為郎廢久矣近或行之
其喧外議乃抗表故讓不授尋改坦為大理司直員外郎為秘書省正
字議者美 寵任馮玉 晉少帝以知制誥 皇后之兄也寵任
奢逸後宮大恣華後玉希旨取容未嘗諫止故少帝愈寵焉玉曾
有疾帝愈諸宰臣曰自刺史已上同玉愈即得除授其特任如此

○桑維翰讓子授員外郎 晉開運中朝廷以宰相 次子填
為秘書郎 謂同列曰漢世三公之子為郎廢久矣近或行之
其喧外議乃抗表故讓不授尋改坦為大理司直員外郎為秘書省正
字議者美 寵任馮玉 晉少帝以知制誥 皇后之兄也寵任
奢逸後宮大恣華後玉希旨取容未嘗諫止故少帝愈寵焉玉曾
有疾帝愈諸宰臣曰自刺史已上同玉愈即得除授其特任如此

○桑維翰讓子授員外郎 晉開運中朝廷以宰相 次子填
為秘書郎 謂同列曰漢世三公之子為郎廢久矣近或行之
其喧外議乃抗表故讓不授尋改坦為大理司直員外郎為秘書省正
字議者美 寵任馮玉 晉少帝以知制誥 皇后之兄也寵任
奢逸後宮大恣華後玉希旨取容未嘗諫止故少帝愈寵焉玉曾
有疾帝愈諸宰臣曰自刺史已上同玉愈即得除授其特任如此

○桑維翰讓子授員外郎 晉開運中朝廷以宰相 次子填
為秘書郎 謂同列曰漢世三公之子為郎廢久矣近或行之
其喧外議乃抗表故讓不授尋改坦為大理司直員外郎為秘書省正
字議者美 寵任馮玉 晉少帝以知制誥 皇后之兄也寵任
奢逸後宮大恣華後玉希旨取容未嘗諫止故少帝愈寵焉玉曾
有疾帝愈諸宰臣曰自刺史已上同玉愈即得除授其特任如此

○桑維翰讓子授員外郎 晉開運中朝廷以宰相 次子填
為秘書郎 謂同列曰漢世三公之子為郎廢久矣近或行之
其喧外議乃抗表故讓不授尋改坦為大理司直員外郎為秘書省正
字議者美 寵任馮玉 晉少帝以知制誥 皇后之兄也寵任
奢逸後宮大恣華後玉希旨取容未嘗諫止故少帝愈寵焉玉曾
有疾帝愈諸宰臣曰自刺史已上同玉愈即得除授其特任如此

殺桑維翰以滅口

晉天福三年契丹犯關時相州節度使張彥澤受契丹命率先鋒虜騎三千人自封

立門斬關而入戎王遣太后書云可先使桑維翰景延廣遠來相

接時少帝已受戎王撫慰之命乃謀自全之計因一在相位時

翰以滅其口因令張彥澤圖之彥澤既授少帝密旨復利一

則乃稱少帝召維翰時一為開封尹既而乘馬馮道虜遣使加

行及天街有軍吏於馬前攝一赴侍衛司害之馮道虜遣使加

祖晉祖以獻徽考於虜命宰相一充使及行將達西樓虜長欲

自出迎道虜之羣僚曰天子無迎宰相禮乃止其名動殊俗也如

此投姓名於琉璃瓶中清泰初中書關輔相末帝訪於朝左

文紀崔居儉尔或品藻三人才行其心愈惑末帝乃俱書當時清

望達官數人一月夜焚香禱請于天旭旦以劄挾

之首得文紀名次即姚穎末帝素三不開唐末帝命馬裔孫為相

已奇待歡然命之二人同升相位其中書百職裔孫素未

諳練無能專決但書名而已又少見賓客時是非相半馮道

人目之為謂口一印一門一常問

孰客曰道在政事堂有禪僧放鷹好或有人問馬道於少帝曰道

何說客曰一不可令一也改鄉里名馮道瀛州景成人也唐長

警如一出為同州節度使改鄉里名為孝行里洛陽莊貫河南府洛陽

賈蘇鄉改為元輔鄉朝漢里改為孝行里洛陽莊貫河南府洛陽

縣三川縣改為上相鄉並臺臺里改為中台里及拜守太尉兼侍中

又奉勅改上相鄉為大

夢神授二筆

唐末帝時宰相馬裔孫初

尉鄉中合里為侍中里

二筆大小如昔李松宅

從虜北行留守於鎮州漢高祖平洛乃以松之弟賜蘇逢吉其年

鎮州遂麻谷松與馮道和疑十數人歸闕授太子太傅松對之朝

權右謙退承顏未嘗許旨常以宅券獻蘇逢吉逢吉怒松有二弟

嶼義酣酒與楊汜蘇逢吉子弟杯酒之間時言及奪我居弟逢吉

同謀告變逢吉覽狀示史弘肇其日逢吉遣吏召一至第即令監

至侍衛獄乃自誣伏罪舉家遇害悉尸於市人士冤之一與徐台

符相善乾祐三年合符夢一謂曰予之冤橫得許於上帝矣及蘇

史之誅並梟首於見李松

市當一所誅之地蘇逢吉宿於金祥殿之東請天官正

王處訥日夜來就枕未瞑已一在傍生人與死人相見曾

接無吉事也俄而自殺周太祖定京城乃梟首於市北

孫五代史蕭愿梁相順之子曾祖倣唐僖宗朝宰相接客之次愿

奔世壽考今又有樞極

曾孫在吾目前矣

樞極後漢書云夫宰相運動一感會天人

謂此極

萬章曰人有言伊尹以割身以要湯有諸孟

子曰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割烹也人言伊尹負鼎俎而

干湯故孟子言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為王三聘伊尹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

使往聘之既而曰與我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吾豈若民為

堯舜之民哉天之生此民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

先覺予將以斯道覺斯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

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板築孟子曰傳說舉

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穀梁僖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衛鄭許曹于葵丘

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宰天官冢宰兼為三公者佐王治邦國

而下為諸侯所會三相楚孫叔敖曰吾一而心愈卑施

惡其不勝任也堤故專凡拜相之後禮絕班行府縣載沙火城每元日冬至立

將至則諸官燭皆撲滅以避之三公天子之相羊隱五年

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與內相者君之股肱宋世家熒惑守

景公憂之司星子章曰可成王畏相自成湯成至于帝乙

移於相景公曰吾之股肱輔相之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注

論列一要百事之聽以飭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慶

賞歲終奉其誠功以効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注聽治也要於遠

荀榮辱在於取相王注謂若湯伊尹文王太公也荀王霸

良弼漢帝資子代言棟隆大過代言書傳御事謂冢

幹臣禮十國棟左國基三十大任孟十注意前十

柄用方見曲領丞相國器二十賢宰後柱國世仍

楊震憂責深重棟內輔之樞近進大

鳳池晉棟幹名為良輔國謨謀選時宗上宰六時

棟四廊廟庸器哲匠十宰輔掌邦教隋先德望宰相

唐通一經宰相君子股肱相者授以魁柄前

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入稱四輔三公

三執政肱文紀共承天位永保國家位尊任重股肱之

材文君之四體宰相大臣一感會天人宰相者一典正

法度總領百官荀悅翼宣盛美增光日月九經純備四

憂重責深崇高之位一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持危

扶傾志以翼以弼台衡銘唐德為衡為鈞長城壓境

巨艦濟川下理羣司一修時政記一輯睦

廟堂明允就列一佐命垂統選道邁舟航二十功深砥

礪奕世佐時二十燮和台曜三權造化之柄唐劉

宰相仁節呂氏春秋宋任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

也布德和令命相一德行慶施惠下及非民注相謂人

主之基杖曰人主不可獨也卿相輔佐人主宣序民事維祿

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國語魯相成王為左右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上相處端門之外易曰天垂象聖人則

云諸侯一相天子三公一阿衡書實惟一左右商

湯所依倚而取補袞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股肱書元首首明哉

平也衡平也翼戴天子二八八元立身於二八三五執政柄駸駸

言總實執人柄而圖吾君國政之所圖也實相以濟

大政翼萬樞佐命周召蕭曹以道佐人主子

具瞻光輔予一人保衡伊尹也言天垂拱仰成言天子

化良臣惟聖言此一當唐虞之聖繼燮龍之功當堯

朝居蕭曹之位當三股肱或虧何疾如之君之卿位謝病王

五之朝居二八之位輔相彌綸易於綸天地之道鼎鉉金黃爰立相

熙庶績裁成寅亮天下一彌予萬邦為憲秉

國之鈞詩黃閭漢書儀丞相聽百揆時序五典惟嶽降

神生甫及申 巖廊 充位 張湯為大夫用事 親小事

諸葛亮相蜀自校簿書丞相主簿楊顯字丁昭諫曰 務行故事

為理有弊上下不相侵奪明公不亦勞乎亮謝之 不以

一職名官 其任重矣事無不統故 輔贊

縫藏諸用 新唐書房杜贊號令典刑繁然罔不全雖數百年猶

所以代天者也 使 名宰相 房杜見上又李德裕贊身為

惟有德者宜之 唐休璟贊宰相代天治物 先德望 季甘傳鄭

將用之甘偁曰宰相代天治物 天下選 皇甫鏗贊宰相乃 彼天

下具瞻 王鐸將加平章事白居易以為宰相 有宰相望 李栖筠

然 穆天綽 片言取宰相 房瑄以 布

衣至宰相 張鎬起 中外知其賢者用之 趙憬六議

之責材之備不可得也 文武兼著 宰相元振唐休璟張仁愿 仕至

宰相而親具 郭元 金匱覆名 明皇書崔琳等名覆以金匱謂

乎口詔平章事 德宗在奉天 直宰相 杜景佺武后季秋

為瑞眾賀景佺獨請罪后曰 又章安石奏蜀適等不宜博

戲殿上后慰勉之元方告人章公 又李絳傳李吉甫盛贊

威德絳獨曰陛下焦心銷志永濟時之略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

器無宰相器 閻立本 時有左相宣威 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朝 委

碎無大體 韋巨源 摸稜手 蘇味道為相具 伴食 盧懷謹與

政號 一二世宰相 張嘉正延 再相宰相 李元絃 有清節 再

世稱賢宰相 蘇瓌廷碩 宗室 宰相進者九人 宰相世

系 新唐書為國父傳世多而諸臣亦各脩其家法其材子賢孫

不殞其世德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

呼其亦盛矣 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凡九十八族 再入長孫無忌狄仁傑李吉甫五十九人三入劉幽求張

說延賞鄭畋四入韋巨源姚元之章安石五入蕭瑀裴度 餘見 下門

二相 伊尹 成湯置二相 晉職官志曰 一居亳初 一居亳以

也 伊尹仲虺 樞會仰承君命 上並 作訓作誥 書 二人等

德 孟盡心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故 賢臣 左右 上並

將相 天下安危注將相 陸賈謂陳平曰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

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 和則士附 和則國

安 唐韓皇傳史臣曰 君民足則國富時 賢良 國有相一將民

興以來將相各臣年表賢者記其 民之師表 名臣 上並 將相

持國柄 見形 山東山西 趙充國贊曰 秦漢已來 文德武功

魏曹植上疏 夫相者文德昭也將者武功烈也文德昭則可以國

是也 方叔 穎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 相門 房為將相文

昌為上將貴相 並前 國之心膂 忠賢 武將 李膺 在邊在庭

五大不 昭 十一 年 舊臣 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將相皆 大臣 之

晉天 擢士拔卒 後漢陳龜上疏曰 臣聞三辰不軌 將門必

有將相門必有相 孟嘗君 將相之器 王導年十四陳留

其從叔敦曰 此 出征 張儀相秦將兵二十 又 漢文帝時匈奴入

見將相之器 濟以文 善兵房杜 房杜贊英衛

長相 孝廉補長相 後漢肅宗建初元年 初舉孝廉郎中寬博

正也 長謂縣 縣長侯相 上 漢制 縣万户以上為令 減萬力 墨

長相謂諸侯 綬 成帝長相 哀帝復黃綬 秋冬集課上計 各置丞

一人 後漢令已國相 亦皆有尉 通典二十三 亦皆有尉 上三百石 縣長

第九品 諸縣長令相並 通典二十六

相 星 相星掌邦教 晉天文志 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相一星

帝王安邦 國集眾事也其星明吉 一星在北斗南 摠領百司

太陽守 在相西大將大臣之象也 一星在北斗南 摠領百司

佐帝王安邦國集衆事太陽在西並上中宮隋志

相搏附治亂以相評疾以雅注相即搏也亦以節樂附者以

以韋為表節樂並輔樂疏相者所以一相於一亂理先擊

上會守絃匏笙簧一搏鼓疏絃籥笙簧其器之多大師令

奏春官一擊拊鼓乃歌也拊形如鼓以韋為之也形如鼓上導引

歌者疏令奏擊拊者拊所以一祖考來格夔曰夏擊鳴球

深矣撫拍入音革一以韋為之實之以革音上四代之樂

見祝似萬物靴祝推控竭

相擯門止一相秋官司儀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

入注每一相進荅拜三揖三讓每

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彌相親上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

子於其門當以禮詔有也今紹而傳命者君於外傳辭以禮

詔侑並端章甫公西赤曰宗廟之事司儀掌禮以詔

儀容辭令詔揖讓之節入贊禮並見擯門

形相相形不如論心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

於小長短小大君子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古有姑布

子今有唐舉視狀注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

或於其狀兒而忽於務知吉凶堯長舜短禹跛湯偏

仲尼之狀面如蒙周公之狀身如削齒鼻陶之狀色如削瓜

面無辨美惡直將差長短一樂紂姣美古者一長巨

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身死國亡為天下失子羽澹臺滅明狀

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孔子聞之曰吾以言駸蔑不賜

晉叔向適鄭子若不言幾失子矣生惡自醜昭二十八年亞

夫為將一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君後三歲而侯有知人

之鑒許善相相術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朱建平相書曰

左角日右角河目龜文公侯之相孔叢子曰仲尼聖人之表

又後漢李固狀兒有奇表鼎角匿歸田賦感蔡子之慄漢

呂公謂高祖曰少好相人相人不敢忘德父老相高祖曰君相

如父老言多矣無如季相也呂后父不敢忘德休咎之徵如

諸掌應如影響龜豐下必有後於魯叔服來聘公孫傲聞其

服日穀也食子難也牧子班超詣相者相者曰當封

日一頭虎飛而肉食山庭子貢有一月角有薄姬王

者之姐許負曹操安人之主喬玄雖賤必貴史姑布子

無血日真將軍也趙簡子曰是子其母賤羣漢書

說韓信曰相君面不過封奇骨晉相公字元子未替温嶠見之

其為温嶠所貴躍馬肉食史蔡澤問唐舉曰聞君相李允百曰

故名之曰温先生乎澤知幸戲之示曰富貴吾自知不知者壽也幸曰四十三

年澤笑謝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肉奴有侯相衛青至甘泉居

官至封侯青曰人之奴得以經術進翟方進年十五為小吏号

無咎罵足徒安敢望封侯法直指胡廣廣為郡散吏

自傷諸蔡父相大奇其形自小吏也法直指胡廣廣為郡散吏

不封侯之骨當以經術進因病而歸法直指胡廣廣為郡散吏

真名知人雄勃真令助求人悉召諸吏公字相考謂陶侃曰君

人真窺之指胡廣遂幸孝廉為漢名臣功名壽年周訪遇善相者

當為公若以上貴不可言侃以針刺功名壽年陳訓謂訪與陶

決之見血洒壁為公字後果應之好相羊祐字叔子游汶水濱父

侃日二君皆位方岳功名略同老謂曰孺子有一相六

十建大功既而論魏王朗日仲丘之門童冠之羣不言形相之

便去莫如所在論事難據故也固懷不副兒行不稱聲故夫子

以言信行失之宰子以克度性祠部式十相禁斷相婦人黃

失之子羽聖人於聽察精矣角墀曲豆盈賢明之惟德

與善相者同出見一婦人相者言當角墀曲豆盈賢明之惟德

富貴乃巫家霸娶為妻與之終身角墀曲豆盈賢明之惟德

受天合相貴賤且殊榮枯等鑄錢鄧通魏文帝賣珠董偃遇

陶之厚恩 **衛青起自於牧羊** 蔡澤終聞於躍馬 **辨吳粲之貴** 始自 **知**

陶侃之榮 當期 **虛陳禍福** 謬記 **事且無妄** 言而 **論性**

命之期 定吉凶 **徐進者少患** 高智周與郝處俊

仲覽一傾產結四人使相工視之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

顯而木躡高晚顯而壽吾聞速登者易顛 **相在怒時** 張景藏魏元忠問之久

周善蔣子慎有客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少弱蔣侯官不

達後且與子慎終達安尉其子縉往見智周 **伏犀貫玉枕** 刺史孫例左丞

漢禮部云云 **素天綱** 得爾何如曰被不逢時臣固勝之 **蕭**

嵩 見婿 **能虎相** 王陵氣自偉特時謂為 **伏犀貫玉枕**

表天綱見竇軌曰君 **相在怒時** 張景藏魏元忠問之久

輔角全起其在梁益間乎 **相在怒時** 不答元忠怒拂衣去

藏曰君之 **文章振天下** 素天綱視岑文本李堂瑩夷眉

貴驗 新唐書 **相** 張行成曰晚得官位宰相術精如此 **凶**

相 **蜂目忍人** 楚子以商臣為天子子也 **豺聲滅**

楚子兒生子曰椒子文曰是子也能虎之狀豺狼之聲不殺之

必滅若教氏矣鬼猶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後果滅之傳

縱理入口 周亞夫 **當刑而王** 黥布姓英氏少時

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笑曰人相我 **餓死** 文帝曰能富通者我也

乃與銅山鑄錢景帝時 **父則不詳** 莊子曰楚司馬子臺有八子

犯法竟 **不過郡吏** 後漢趙壹以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得不攬

則祥矣 **不過郡吏** 就善相者相壹不過郡吏後果如其言攬

鏡知刑 蜀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 **越王蜂目** 史記

師力 **甘卓為歷陽陳訓私曰** **越王蜂目** 史記

伯友始生叔向母及堂聞 **學愈篤** 相天且賤為浮屠道可緩

聲曰 **學愈篤** 相天且賤為浮屠道可緩

死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

